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

詩問目答張炳

問正樂正詩或分爲二或合爲一先生謂正詩乃正樂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懸不應用於諸侯曲懸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洽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

頌之失所此最爲詳盡曲當雅是雅頌之所先生歷舉
左傳大戴投壺并石林葉氏竹村馬氏以及毛傳異同
幸科分而條晰之
答今人所共知者如左傳甯武子之湛露彤弓其一條
也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
也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
鵲巢采蘋采蘩伐檀白駒騶虞也又八篇廢不可歌其
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按投壺之文最古故列於
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
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
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貍首據康成以爲曾孫

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溷於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溷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溷於變雅猶之可也遂溷入於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攷之漢晉之世尚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曾正之而世莫知改可嘆也若石林葉氏之言尤前人所未發者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

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為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為大雅是失之之尤者也此蓋本於劉炫以正杜預之謬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袁清容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於何草不黃矣鹿鳴至於菁莪皆美詩何言乎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於召旻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按清容似未見石林之說而適與之合然諸書所言皆是雅之失所若頌之失所則石林亦頗鶻突矣愚以毛傳攷之絲衣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為祭靈星之

凡周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而尤善者、竹村馬氏之言、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溷入於雅、天子取以享元侯乎、是必舊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知禮、不知其非、穆叔尚然、況其餘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夾漈曰、南溷於雅、猶之可也、頌溷於雅、不可也、

問 然則商齊之詩何詩也、

答 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南風、雅之祖也、五子

之歌變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卽放齋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義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古詩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變齊聲則有正變二者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六府皆禹樂章而九辯見於山經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子之歌以下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招皆變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

問然則程文簡公泰之謂詩除雅頌南豳之外皆不入樂顧亭林力宗之而先生不以為然何也

答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是乃泰之謬語也特宗廟朝

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焉不謂之樂而何古者四夷之樂尚陳於天子之廷況列國之風乎亭林於是乎失言況變風亦繫而言之衛風之淇澳鄭風之緇衣齊風之鷄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清容曰亦有非祭祀告神之詩而謂之頌者敬之小毖振鷺閔予小子諸篇是也按此非頌而附於頌者以其不類雅之音節也試取諸詩讀之可見

問 野處洪文敏公曰衛宣公父子事毛詩左氏皆有之但宣公以隱公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一月

卒凡十九年姑以嗣位之始卽行烝亂而急子卽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既娶而要之生壽及朔一能救兄一能奪嫡皆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是十九年中如何消破野處之言如此何以解之

答是在春秋孔疏中已及之蓋宣公乃莊公之庶子而夷姜則莊公之諸姬也莊公卒長子桓公在位十六年方有州吁之難而宣公立則烝亂之行當在前十六年之中有子可以及冠魚網離鴻卽宣公嗣位初年事也其年足以相副矣雖然愚尚有以補孔疏之遺者桓公在位則先君之嬪御自尚在宮中宣公方爲公子而謂出入宮中烝及夷姜公然生子則宮政不應如此之淫

蕩也桓公當早被鶉奔之刺矣故此事畢竟可疑史記以夷姜爲宣公之夫人而毛西河力主之亦因此疑竇而求解之然凡史記與左氏異者大抵左氏是而史記非且此等大事左氏不應無據而妄爲此言惜乎孔疏未及也是亦但可闕之以爲疑案者也

問唐風楊水諸詩序與史記合華谷嚴氏以爲不然考之左氏則似華谷之言爲是朱子仍依序說蓋華谷後朱子而生未得見其詩緝也先生以爲然否

答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祖孫三世竭七十年之力而得晉皆由晉之遺臣故老不肯易心故耳是眞陶唐之遺民而文侯乃心王室之餘澤也詩序史記之言俱謬今

以其曲折次之平王三十二年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桓叔將入晉人攻之桓叔敗歸晉人誅潘父立孝侯由是終桓叔之世不得逞此一舉也四十七年莊伯弒孝侯晉人不受命逐之而立鄂侯是再舉也桓王元年莊伯伐晉而鄂侯敗之乘勝追之焚其禾此事不見於左傳而史記有之曲沃懼而請成是三舉也二年莊伯合鄭邢之師請王旅以臨晉鄂侯奔隨而晉人立哀侯以拒之是四舉也三年晉之九宗五正復逆鄂侯入晉使與哀侯分國而治其不忘故君如此十二年陘庭召釁哀侯被俘晉人立小子侯以拒之是五舉也十六年曲沃又誘小子侯殺之而周救之晉人以王命立哀

侯之弟是六舉也於是又拒守二十七年力竭而亡而猶需賂取王命以脅之始得從然則以為將叛而歸者豈其然乎當是時曲沃豈無禮至之徒而要之九宗五正不可以潘父及陘庭之叛者槩而誣之是則華谷之言確然不易者也故近日平湖陸氏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葢發潘父輩之陰謀以告其君使得為防也彼其之子則外之也

問朱竹垞曰劉向所述皆魯詩未知果否其亦有所據否

答劉向是楚元王交之後元王曾與申公同受業於浮邱伯之門故以向守家學必是魯詩然愚以為未可信

劉氏父子皆治春秋、而歆已難向之說矣、安在向必守交之說也、向之學極博、其說詩、考之儒林傳、不言所師、在三家中、未敢定其爲何詩也、竹垞之說本之深寧、然以黍離爲衛急壽二子所作、見於新序、而先儒以爲是齊詩、則不墨守申公之說矣、

問、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朱子曰、近辭也、其義頗不可曉、李厚菴曰、往保南土、王舅是近、亦是强爲之詞、嚴華谷訓作已、皆難通、幸明示之、

答、華谷之釋、即朱子之釋也、蓋毛傳本訓作已、康成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孔疏嘆而送之、往去已、此王舅也、近已其聲相近、陸氏釋文、近讀作記、是華谷與

朱子本同也按詩彼其之子之其二一作記亦有用本字者園有桃詩也有轉作忌字者大叔于田詩也有轉作近字者是詩是也往近猶云往矣也朱子用其解而遺其音以致後人不曉而厚菴則不知而漫釋之

問蒹葭之詩序曰刺襄公也朱子曰不知其何所指厚齋則曰感霜露也近日李天生以爲秦人思宗周在水一方指洛京也竹垞稱之謂前人所未發而先生曰亦嘗有道過者敢問所出

答天生秦人以是歸美秦俗之厚在天生固屬自得之言而魏仲雪早嘗及之其曰秦人不復見周室威儀而隱然有美人之感也然則以序參之曰刺襄公者亦是

蓋試讀秦風急公勇戰之意固其招八州而朝同列之兆而寺人媚子亦屬景監趙高之徵先王之有勇知方者不若是也詩人以是惄睠懷於故國也朱謀㙔曰是故老之遁跡者刺襄公不能招致之亦互相發也厚齋之言更蹈空

問南軒於渭陽之詩何責康公之深也

答宋儒每多迂刻之論而宣公最少若此條則犯之矣令狐之役晉負秦秦不負晉也康公之送雍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是以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卒依然渭陽之餘情也晉人乞君秦人畀之有何覬覦而以為怨欲害乎良心則似不讀左傳矣如宣公言將晉人召雍而

康公留之不遺乎以是爲論世則不可謂非一言之不知也已

問 左傳楚子之言以賚爲大武之三章以桓爲大武之六章以武爲大武之卒章杜元凱曰不合於今頌次第蓋楚樂歌之次第孔仲達曰今頌次第桓八賚九按毛傳八九之次未聞

答 仲達蓋取三十一篇合數其所告於武王者而次第之皆以爲大武之樂昊天有成命第一（毛傳不以爲兼祭成王之詩）時邁第二執競第三（毛詩不以爲兼祭成王康王之詩）有瞽第四載見第五武第六酌第七桓第八賚第九也然以序攷之則似此以於皇武王一篇爲武幷賚與桓皆不以爲武也

況酌卽是勺。別是舞名。見於內則。則不在大武之內。而昊天執競二詩。確是康王以後之詩。則是三六之次。固非八九之次。亦非也。且武在第六。何也。是所當闕者也。

問溱水有三。而見於經者。惟鄭之溱。先生以爲祇二溱。鄭之水當作潧。是據說文。不知他尚有所證否。

答溱水在說文。以出桂陽之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有出平輿之溱。所謂二溱者也。鄭之水。說文本作潧。水經亦作潧。說文引詩亦作潧。水經引國語亦作潧。以是知古文皆不作溱也。故陸氏釋文亦疑焉。今以其音爲溱而遂溷之。盡改詩及春秋內外傳。并孟子之潧皆作溱。誤也。故水經注雖多譌謬。然不可廢者。此類

是也澮水一名鄶水故檜國也程克齋因此以爲一名澮水則又非也澮水在河東見水經注汾水篇而灌水在淮南亦一名澮以潸爲澮豈可乎克齋精於釋地不知何以失之

問 亭林先生謂薄伐玁狁之太原非尚書之太原按朱呂嚴三家皆以爲即今陽曲而亭林力非之是否

答 亭林是也周之畿內自有太原故宣王料民於太原若以晉之太原當之則踰河而東以料民於藩國有是理乎爾雅廣平曰原公羊傳上平曰原尚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蓋太原字義原不必有定在春秋說題辭高平曰太原斯平凉一帶所以亦有太原之名

先儒所以謂太原爲陽曲者，孔穎達曰，杜氏謂千畝在西河之介休，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按左傳晉文侯弟以千畝之戰生，則千畝似晉地也，而九域志古京陵在汾州，宣王北伐玁狁時所立，則亦以太原爲晉陽也，予謂周之畿內，蓋亦別有若千畝者，非即西河之介休，其時晉人或以勤王至畿內，戰于千畝，而成師生，亦未可定，蓋千畝乃籍田，亦應在畿內，不應渡河而東，卜地于介休，是皆當闕如者也。

問漆沮二水，禹貢與詩並有之，然其說不一，漢志右扶風有漆縣，漆水在西，東入渭，闞駰十三州志亦同，是漆水也，水經，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入洛，是沮水也，王

厚齋曰據此則沮自沮漆自漆而孔氏引水經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此則名稱相亂諸家以爲扶風之漆與北地之沮當爲二扶風是漆水北地是沮水之一名漆沮水者蓋扶風之漆至岐入渭在豐水之上流而尚書渭水會豐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乃在豐水之下流是書之漆沮非詩之漆也詩之漆沮是二水而書之漆沮是一水卽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而尚書之漆沮入渭孔安國謂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卽洛也又何入之有當闕之以俟知者以厚齋之精於釋地顧終不能定此惑不知先生之說詩說書說水經何以和會而折衷之

谷漆是漆沮是沮洛是洛三水各有源流無可疑不得混而爲一然漆入沮故世有呼沮水爲漆沮水者漆沮皆入洛故世有呼漆沮水即爲洛水者段昌武嚴粲之說所由疑也段氏竟謂漆沮有二一在上流一在下流非也程泰之曰沮水按宋氏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之正派也漆水按宋氏長安志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漆沮會合之地而洛水出自北地歸德縣臨戎夷中至馮翊懷德縣入渭懷德者今同州之衙縣也然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合於沮沮在漆西受漆而南遂東合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

同州而始合。蔡之所言。覩厚齋爲了當。前人疑入渭入洛之異者。不知入洛。則由洛以入渭矣。杜岐公曰。謂漆沮爲洛者。以三水合流也。此最足隱括。若張守節曰。漆沮二水源在雍州之西。其名洛水者。源在雍州之東。此實段氏嚴氏之疑所由出。不知洛水本在漆沮二水之東。其後由東而西。遂合爲一。又何害乎。唯是洛水之名始見於周禮職方氏。蔡之以爲秦漢時始有此水。則不審。

問道元於漆水篇引禹本紀之文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逕漆沮。入于洛。其言與禹貢悖。

答禹本紀。乃太史公所不采。然是亦必非禹本紀之文。

以禹時尚無北地之洛水也即以職方而後之水道言之洛入渭不聞渭入洛禹本紀安得爲此言道元好采異聞以示博而不審眞妄嘗有此失

問 據道元則濁谷水亦謂之漆水而又引桒渠水之入岐者以存疑然則漆水自不止一水也

答 漆水或有同名者固未可定然尚書及詩所指漆則皆是一水不必抓[illegible]小水以亂之

問 厚齋不特謂漆沮二水有二并謂洛水有二其說亦本之括地志不知是否

答 是非括地志之謬也乃張守節之謬也括地志曰洛水出慶州至華陰入渭即漆沮水而張守節辨之曰非

古公所度漆沮厚齋因本之引易祓曰漢志馮翊之懷德荆山在其縣西正洛水之源也是即禹貢之漆沮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有白旋山洛水所出因以名縣東南流至同州澄城縣其去懷德亦近則大謬矣洛州出於慶州之白旋山至懷德之荆山而入渭今以荆山別爲一洛之源豈非囈語厚齋謂雅詩瞻彼洛矣之洛是雍州之洛是矣而忽有此失不可解也

問 先生謂鄭之漆水古文作潻秦之沮水古文作濾皆本說文按今水經漆作潻而沮不作濾

答 舊本亦自作濾今誤耳小司馬索隱引水經濾水出北平直路縣是唐本之不悖於說文者也說文曰北地

瀘水、盧聲。漢中沮水、且聲。其了了如此。蓋沮水有三、一是沔漢之沮、一是沮漳之沮、亦作睢、一是灉沮之沮、而地志元氏縣下沮水、是泜水之誤文、不知尚書毛詩史漢水經、何以一變而關中之瀘、皆盡誤而爲沮。

問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序曰刺康公用兵也詩無刺意其說固非朱子引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此蓋以小戎諸詩之意中之其說似勝於序而先生曰穆公之詩何所見與

答　讀詩則所謂王者是指時王非先王也蘇氏之言未覈況其曰與子是明有同事者蓋當襄王在氾穆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其曰與子指晉人言之也故曰同袍

同仇同澤同裳穆公是舉最佳不知何以竟爲晉人所辭而中道歸去首人固譎欲專勤王之勛而穆公拙矣然其心則固可取也予嘗謂穆公生平之事惟此舉足傳

問　唐風杕杜章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其與魏風彼汾章彼其之子殊異乎公行疑皆是諷晉之無公族也先儒曾有言之者否

答　東萊呂氏嘗言之蓋晉人亡國之禍遠在二百餘年之後而實兆於此晉自桓叔不逞弑宗國之君者五而後有晉其心惟恐宗室之中有效尤而出者故獻公今日殺富子明日殺游氏之二子尋盡殺羣公子以士蒍

爲密勿之功臣而不知轉盼間驪姬殺申生矣逐重耳夷吾矣詛無畜羣公子矣乃又轉盼間三公子之徒殺奚齊矣殺卓子矣夷吾立幾殺重耳矣重耳殺圉矣以重耳之賢不能革此淫詛四散其諸子轉盼間爭國樂死矣雍逐矣黑臀繼靈周繼厲俱自外至於是以六卿之子弟充公族是彼汾之詩所爲刺也而要皆獻公啟之啟獻公者桓叔也春秋之國如楚如衛如宋如鄭皆得宗卿之力魯之三家雖不道然終未嘗篡國晉用六卿而先亡齊用田氏而先亡豈無他人之謂也或疑唐魏之詩無及獻公以後者則甚不然變風終於陳靈何以唐魏二國獨無乎

問顧亭林謂唐叔所封以至爕侯之亡疑皆在翼不在晉陽然則爕父何以改國號曰晉乎唐城畢竟安在

答旣改唐曰晉則其在晉陽可知然亭林之言亦自有故難以口舌辨也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一在幷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於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主此說若太原則在河汾之西矣故亭林疑唐叔本封在翼者以此故也但爕父之改唐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詩譜明曰穆侯始遷於翼則史記所謂河汾之東者未可信矣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旣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

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至於晉自唐叔以後靖侯以前年數月不可考何況其他則其中必累遷而至翼亦必無一徙而相去七百餘里也亭林於括地志之唐城引其一遺其一則稍未覈也

問竹村馬氏曰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

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諷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閒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

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禮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竹村之疑前人所未及也何以晰之

答以古禮言則必每樂各有所歌之詩但今不可得而盡攷以春秋之世之禮言則容有斷章而取義者原本必盡合於古此雖於經傳無明文而可以意推而得之

者也但鄉飲酒禮所歌亦正不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亦正不必車攻吉日之屬則以其義之所該者大陳晉之曰鄉射升歌鹿鳴諸詩所以寓君臣之教笙奏南陔諸詩所以寓父子之教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合樂三終歌二南諸詩所以寓夫婦之教然則因一事而兼羣義有不盡泥其事者矣其與春秋時賦詩之禮又自有不同者不必如竹村所疑也但雖不必泥其事而未嘗不專有其詩以司樂者各有所屬故也若賦詩言志如荀偃所云不類蓋指携貳之詞耳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四

三傳問目答蔣學鏞

問荀息之傳奚齊也阿君命以成危事故左傳以白圭之玷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顧亭林曰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枯菀之歌出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不可謂非義也然則叔仲惠伯更非荀息之比而亭林反詆之何哉

答惠伯豈是荀息之比蓋其所傳者應立之世子既主喪矣襄仲奚出而弒之是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求聖人所以不書之故而不得乃妄詆之則亭林之謬

也亭林之前亦有揚人馬駢曾爲此說皆不知大義者也苟息在晉其料伐虞之事固知者然即其知而言之亦非能導其君以正者不過徇其呑并之私而行其狙詐已耳及其老而耄以身殉亂聖人所以書之以爲猶愈于里克丕鄭之徒也非竟許之也若惠伯則眞忠也假如亭林之言必使魯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得臣俛首唯阿往來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而後謂之識時務與賢如行父尚且不免而惠伯能爲中流之一壺後人乃從而貶之則天地且將崩裂矣當付托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時勢與其才力足以集之而後可也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竟得成事而

適以亂濟亂者聖克是也又不如死之愈也然則惠伯何歟乎曰惠伯以宗臣居師保倘責其疏忽不能豫測襄仲之逆而弭奸除賊則或惠伯之所服也雖然季友先去叔牙竟不能去慶父則事固有難以求備者聖人論人不如此之苛也且夫惠伯之死其帑奔蔡已而復之豈非宣公亦憐其忠襄仲亦自慚其逆行父之徒終有媿於公論而卒全其祀乎然則當時之亂賊且許之而後世人妄詆之吾之所不解也曰然則聖人之不書何也曰其文則史是固舊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增之而況既諱國惡不書子赤之弑則惠伯無從而附見會謂惠伯反不如荀息者眞邪說也

問萇宏合諸侯以城成周衛彪傒曰萇宏其不沒乎國語有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此言蓋推周人殺萇宏之張本果爾則萇宏固周之忠臣也何以貶之

答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萇宏之死求其先兆而不得則以此當之其說在外傳爲尤詳然可謂誣妄之至假如其言則是人臣當國事將去必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皆有天殃宇宙更無可支拄之理成敗論人之悖一至於此唐柳子厚呂化光牛思黯已非之矣雖然吾於萇宏之事亦有疑焉左氏言周之劉氏晉之范氏世爲婚姻故朝歌之難周人與范氏事定趙鞅以爲討周人乃殺萇宏以說夫范

中行之搆難不過欲幷趙氏范中行之據朝歌趙氏之據晉陽其叛則同及范中行旣不克而伐公宮攻都邑遠連齊衛結戎蠻以傾故國則其猖狂已甚萇宏周室之忠臣也將扶國命於旣衰射貍首以詛諸侯之不廷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卽當使諸侯得有其大夫今不能助晉討賊而反從而城之是則萇宏之失也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晉人戍之是晉霸中衰之時欒盈之叛晉也而齊人救之是齊靈極亂之時魚石之叛宋也而楚人救之是楚霸中衰之時是皆倒行逆施之事是以穆叔雍榆之役春秋善之與國尚然況天下之共主乎況敬王之入晉也崎嶇伊洛之間其幸而得

濟晉之力也而忽左袒於其叛臣是則萇宏之失也雖然細覈之則亦未必信然也夫當時之助范氏者齊也衛也鄭也而周無聞焉周之力亦非能以兵爲助者也不過劉范婚姻或有通問往來而已趙鞅悍矣然終不能得志於齊衛諸國而區區守府之周則敢從而討之是鞅之悖更不可問也故萇宏之死吾終疑其有屈蓋劉范以婚姻有連染而宏不過劉氏之屬也晉人之討乃在劉而劉竟以宏當之其罪未必在宏也宏之忠勤其在劉必爲同事者所忌而因借是以陷之故其血三年而化碧而左氏無識并其城成周而亦貶之則其碧千年不可滅矣韓非謂叔向讒萇宏出於不考是時叔

向之死久矣而其以讒而死則事之所或有也

問 楚莊入陳諸家皆以討賊與之獨東發先生貶之其大要謂夏徵舒之弒在宣十一年辰陵之盟弒已及年何以不討向來讀春秋者未嘗計及于辰陵之役直至東發始及之楚莊既欲討陳何以先與之盟誠不可解也

答 東發抉出辰陵之盟可謂善讀經者然於既盟而又伐之隱情尚未之得也夫是時楚方與晉爭陳爭鄭以爭宋總是求霸亦何討賊之有果討賊乎辰陵之盟陳成公正在會盟之而與共討夏氏可矣更進於此并責成公以不能除不共戴天之仇廢之而以兵入陳除夏

氏體君焉則王者之師矣何以親執牛耳與之誓神成
禮而退夫霸者之制嗣君雖有罪得列於會則不討
非王制然亦春秋之例也是楚莊之無意伐陳可知也
然則何以不久而伐之曰陳成公仍叛楚而即晉意者
時當國者必夏氏則主從晉者亦夏氏故楚莊必取夏
氏而甘心焉而納孔寧儀行父以撓其權不然二人者
逢君之惡而陷靈公于死其罪大矣夏氏宜討而二人
之奔楚久矣辰陵之盟何以不納至是而始遣之也然
則以爲討賊眞瞶瞶者矣曰既縣之而又封之何也曰
是亦別有故焉而左氏以爲申叔時之諫亦附會之談
也家語并附會於孔子之稱之皆非也蓋是時陳成公

尙在晉楚果縣之晉人未必竟束手也則爭端起矣故不若因而封之則陳自此必不敢更叛楚矣是則所以封之者終以晉之故也吾於是嘆聖經之嚴也大書辰陵之盟而其義見矣然而左氏則昧矣

問據史記則夏氏弑君自立成公以太子奔晉楚人迎而立之也而不見於左傳何也

答是史記之誣也夏氏未嘗自立成公已豫辰陵之盟何嘗以太子出奔乎使謂夏氏自立則辰陵之盟孔子豈肯書爲陳侯可不辨而明也

問經書陳靈公之葬說者以爲前此竟未嘗葬而楚葬之則楚亦可稱矣

答陳公巳卽位靈公安有不葬之理是蓋楚假討賊之名爲之改葬而遍告於諸侯者旣告則書之亦非褒也

問越境乃免之說春秋人託之於孔子者先儒多巳非之先生以爲陳文子之去他邦蘧伯玉之出近關皆爲此說所惑後世人臣不可援以爲例夫宣孟之罪世所知也文子則亦在可疑之列者也獨伯玉似不可同年而語故近有閩人郭植再三爲之申雪願先生詳論之

答伯玉乃孔子所嚴事愚豈敢妄議之然近關再出終不無可疑也伯玉位在庶寮其力固不足以誅孫甯卽其地亦非能通密勿有闕卽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死節皆屬不知世務之言伯玉所處不能討

賊亦不必定死節也唯是伐國不問仁人則聞孫甯之謀而去固義所宜而既去而即返則義稍未安蓋父母之邦雖不忍棄而與亂臣賊子比肩旅進則君子寧棄父母之邦而不居矣即令返亦何可以再仕吾傷伯玉之賢生遭亂世所遇大故不一而足視其君之出入生殺如奕棋而乃以近關之出爲定算禍作而去禍止而返仍浮沉於鴟鴞檮杌之羣以是爲潔身則似於義固有歉也故郭氏之言但知附會伯玉而不知爲後世人臣峻去就之防者也唯是伯玉之年齒則固有可疑者獻公之出當襄公之十四年又八年孔子始生而其時伯玉已與聞孫甯之事則必其人名德已重然後孫甯

思引以共事蓋最少亦當三十矣乃又歷一十八年爲襄公之三十一年又歷昭公之三十二年定公之一十五年至哀公之元年孔子再至衛主於其家則上距孫甯逐君之歲已六十有六年伯玉當在九齡以外而史魚猶以尸諫而引之南子尚聞其車聲而識之則猶未致仕也伯玉卽如此長年必不如此固位是大可疑也故吾竊意近關再出不知何人之事而誤屬之伯玉以是時伯玉必未從政也左氏書中以九十餘歲老人尚見于策者一爲吳季子一爲齊鮑文子皆可疑而伯玉尤甚

問宋之盟楚先歃而經仍先晉左氏以爲晉有信也孔子脩春秋其文則史豈有自取諸侯之次第而竟改之

者是謬說也然則楚亦嘗先歃與楚先歃而經何以先晉與

答善哉問也若以有信遂先之則前者淸邱之盟唯宋有信何不加宋於晉上也蓋當時在會之坐次本晉爲先而楚次之經文所書會之序也及盟而楚人爭先則楚駕於晉矣而經文不複出但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則楚之先無從見矣試觀旣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而趙孟爲客則晉仍先楚以堂堂首歃之子木至是不能爭也則諸侯本先晉之明驗也若謂孔子所欲先卽先之則安有斯理是開宋儒迂誕之說者左氏也

問然則使楚竟駕晉於會春秋將遂先楚乎

答 是又未必然也春秋固不敢擅改載書之次第然畢竟須重王爵晉自文公以來天子命之爲霸非楚人所敢望也是以黃池之會吳竟駕晉矣然春秋書曰公會晉定公及吳夫差于黃池則內外進退之旨了然可見使宋之會亦若此則書法亦若此矣聖人經文之妙如此然後知春秋雖不予晉而如郝氏毛氏妄謂春秋最惡晉而許楚者妄也

問 孔子之卒杜氏謂四月十八日乙丑非己丑五月十二日乃己丑然史記孔叢皆作己丑與左氏合則恐是杜氏長歷之訛也吳程以大衍歷推之乃四月十一日不知誰是

答前二年五月庚申朔是左氏所紀下距是年四月中閒當有一閏以庚申朔遞推之六月朔爲庚寅七月八月朔爲己未己丑九月十月朔爲戊午戊子十一月十二月朔爲丁巳丁亥次年正月二月朔爲丙辰丙戌三月四月朔爲乙卯乙酉五月六月朔爲甲寅甲申七月八月朔爲癸丑癸未九月十月朔爲壬子壬午十一月十二月朔爲辛亥辛巳而閏月及次年正月朔爲庚戌庚辰二月三月朔爲己酉己卯四月朔爲戊申是四月十八日乃乙丑也若四月十一日乃戊午也杜氏似不謬宋潛谿謂是年四月壬申朔則謬矣

問叔孫豹叔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虺也豹也而皆以

名其子今考莊叔之子三僑如一豹而無虺何也

答永樂大典中尚載有春秋世系世譜諸書世間所無愚嘗考之蓋叔仲昭伯仍虺也據杜氏則昭伯名帶左傳帶之名見於策或者本名虺而後改爲帶歷攷左氏史記世本其有二名者亦多叔仲氏出惠伯惠伯即莊叔之庶兄也死於子惡之難其祭奔蔡已而復之虺即惠伯之子莊叔以其猶子而名之未可知也世系以虺爲惠伯之子世譜則以爲孫如左傳所云當是子也

問屠岸賈事之誣孔穎達於左傳疏已辨之容齋東萊深寧又辨之可以無庸置詞獨西河謂史記年表所書原盡與左氏合而世家則必采異聞是必年表成於識

而世家成於遷故有互異今考之年表並無所謂合於左傳者豈西河曾見舊本而今所見多脫落乎

答年表之易有脫落固也愚考之晉世家景公三年下宮之禍徐廣曰按年表朔將下軍救鄭及誅滅皆在是年則舊本年表固有之而今本脫落但正與世家合不與左氏合西河好作僞每自捏造以欺人如此蓋不可勝數也

問春秋之時皆世卿故以庶姓而起者甚少管子之後不見於齊孫叔僅得寢邱之封孔子則不終於位蓋世卿之勢重也然世卿亦未嘗無益於國何道而持其平

答春秋之時兵柄皆在世卿故高子之鼓國子之鼓與

君分將而管仲亦終不得豫也邲之戰孫叔亦不得主兵事斯庶姓所以終不能抗也陽處父爲太傅其力足以易置中軍而賈季殺之甚易亦以無兵也孔子隳都亦終是三家主兵則世卿之勢自難動然而世卿終是有益於國故卒不能廢要之果有賢主則世卿自無從竊柄而庶姓亦無難於參用苟無賢主則皆不足恃特以其極言之晉亡於三家齊亡於田氏而魯衛之任用宗室不過爲其所專擅未聞有他則世卿差勝矣

問秦誓皆以爲敗殽歸後所作史記則以爲王官之役封尸歸後所作誰是

答似當以史記爲是蓋穆公敗殽悔過則不復與彭衙

之役矣何至於三出及王官之役亦無大捷不過晉人以其憤兵不復與校而穆公藉此自文以爲稍挺及其封尸發喪不覺有媿於中而爲此誓然次年又伐戎則終未嘗踐此誓也

問晉文公初入國受王命設桑主韋昭曰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虞主用桑天子於是爵命世子卽位受服文公不欲繼惠懷自以子繼父位故行踰年之禮是否

答是乃大非禮文公以惠公之欲殺之也又以懷公之脅其從亡之臣也舅犯又以狐突之死恨之深故如明代革除之禮而趙衰司空季子賈佗之徒亦非能眞識典禮者所以有此夫惠公之立非草竊蓋亦天子所嘗

命之者而惠公亦頗有伐戎救周之勛雖其後敗韓聲望頓喪然王命不可滅也命惠公者亦襄王命文公者亦襄王革除惠公是卽革除王命矣而可乎然則當如何曰文公自不肯繼惠公然正不必設桑主也是所謂欲行典禮而適以成不學無術之謬者內史與猶從而極譽之所謂以成敗論人者先儒嘗稱司空季子之論姓以爲知古予謂如季子者適以掌故成其佞蓋其論姓乃以勸納辰嬴也辰嬴無論嘗配懷公卽其未配乃穆公之女便是文公之甥而可納乎又何咎乎楚成王也

問富辰言密須之亡由伯姞韋昭疑文王滅密不由女

愚以爲或別有一事是否

答 是也蓋指恭王所滅之密其事即見外傳恭王游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從之伯姞殆即三女中之一也密辰所指鄢鄶聃息鄧廬皆周時所亡之國則非文王所伐之密

問 申生之死謚爲共君韋昭曰謚法旣過能改曰恭公以此謚竊恐獻公未必肯加申生以謚故昭以申謚當之檀弓孔疏則謚法敬順事上曰恭是佳謚矣誰加之

答 當是惠公改葬時加之非獻公也獻公坐申生以不孝豈復加謚亦豈以其一死而謂之改過是韋之謬孔說是也

問 友之詩見於外傳亦武王克商所作疑亦大武諸章之一而今周頌無之豈孔子所刪耶

答 友之爲名頗與賚桓武諸章相似然周初頌樂如樊遏渠諸名目皆別用一字成王之樂又曰酌不可曉也據外傳言則友是飫歌乃樂之少章曲者則不在大武諸篇之內矣今周頌無之亦難强爲之詞也

問 晉文公之入國十一族掌近官胥即司空季子也籍即籍父之先也狐則咎犯兄弟箕即箕鄭也欒郤先韓即後之世卿也羊舌則職也董即因也而栢無所考敬質之

答 栢與伯通蓋伯宗之先也

問韋昭注外傳晉賈宅狐偃之子太師賈季也公族姬姓食邑於賈字季按內傳則賈宅似又是一人

答韋氏誤也晉故有賈氏七輿大夫之中有行賈華是也蓋故是晉之公族賈宅在從亡諸臣之列公孫固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宅則與咎犯等夷非父子矣狐氏雖亦姬姓然戎種非公族也至咎犯之子始稱賈季而其氏仍以狐是猶之士會稱隨會也襄公之世趙盾將中軍賈季佐之而陽處父爲太傅賈宅爲太師二賈同列計其時宅爲老臣而季新出安得合而爲一也

問杜氏注左傳謂陸渾之戎即姜戎姜戎即陰戎又即

九州之戎不知是否

答以左傳諸考之姜戎卽陰戎陰戎卽九州之戎而似非陸渾之戎蓋以戎子駒支之言參之昭九年詹桓伯之言則姜戎卽陰戎無可疑矣而九州之戎在晉陰地見于哀四年則九州之戎卽陰戎無可疑矣杜氏曰陰地自上洛以東至陸渾則似乎卽陸渾之戎而實非也姜戎世爲晉役不他屬而陸渾則頗兼屬乎楚故昭十七年爲晉所滅至哀四年陸渾之滅已久而九州之戎仍見於傳則其非陸渾可知蓋陸渾左近之戎而非一種觀左氏所云楊拒泉皐伊洛之戎在渾陸未遷之先則其地本多戎蠻大抵姜戎最近晉陸渾之戎則近楚

唯近晉故殽之役晉得於倉卒中徵師唯近楚故荀吳之滅之取道於周託言有事於洛與三塗唯近晉故蠻氏之亡蠻子奔晉唯近楚故陸渾之戎之亡陸渾子奔楚雖地本相接而各有所屬楊拒泉皋伊洛之戎最先狄之則陸渾之戎秦晉所共遷姜戎則晉所獨遷晉霸之盛諸戎皆嘗受命成六年晉人侵宋有伊洛之戎有陸渾有蠻氏三部俱與於役其後陸渾始屬楚

春秋外傳宣王敗績於姜氏之戎卽姜戎也戰於千畝則是時之姜戎深入近鎬京矣而內傳昭九年言姜戎本居瓜州又言秦人逐之居瓜州大抵周之盛時姜戎本安置瓜州宣王之時則已內遷及秦人有岐西又逐

之還其故土而晉惠公招致之使居晉之南境也

晉之南境爲姜戎晉之東境爲草中之戎與鄘戎晉之北境爲無終諸戎而姜戎自南境接於西境故得要秦師也以狄而言晉之北境爲白狄其東境爲赤狄而鄘戎亦稱鄘土之狄大畧晉四面皆戎狄而亦用之以爲强故襄公用姜戎悼公用無終之戎成公翦赤狄景公同白狄以伐秦平公用陰戎獻公翦鄘土之狄而惟白狄最久至春秋之末爲鮮虞至七國爲中山

問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卽管至父所戍地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卽桓公所盟其一在晉見于水經注然竿孔論桓公之盟以爲西畧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

答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豫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于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至於晉侯已經赴會以宰孔之言而還而是歲獻公亦卒桓公爲之討亂置君則宰孔以爲不復西略者其言虛矣左氏成敗論人而不顧其言之無徵一至於此然則葵邱爲汾陰之葵邱方合

葵邱之會叛者九國是公羊之妄語是役也在會者尚

無九國之多。誰爲叛者。故徐彥以厲等九國當之。是妄語。公羊之言。蓋亦因晉侯之中道而返而附會之。

問春秋之世。陳宋二王後。故有太宰。吳楚僭王。故有太宰。魯亦有太宰。而鄭亦具六卿。然竊有疑焉。趙武以冢宰稱子皮。是執政也。而蕭魚之役。石㚟以太宰爲伯有之介。則又卑矣。是何也。

答是時侯國雖置太宰。然執政終以司徒。如宋之六卿。其聽政者司城也。鄭亦然。故子孔以司徒當國。況是時鄭之六卿。皆七穆也。石㚟非但不在七穆。且疑是庶姓。則其卑宜矣。趙武以冢宰稱子皮者。是泛舉上卿之官以稱之。不足泥也。蓋司徒以下三卿是王官。故雖有太

宰而終處其下。即楚之令尹司馬亦在太宰之上。故春秋侯國之太宰。非執政也。

問 鄭之三卿亦可疑。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則司徒在二卿之下矣。是何也。

答 非也。是因子駟子國子耳同死而牽連序之。非其官之序也。試觀戲之盟。則其序首子駟。次子國。次子孔而次子耳矣。蓋子孔是公子。子耳是公孫故也。是又以其行輩序之。及子駟死。則子孔以司徒當國矣。

問 宋儒以子程子為稱。本於公羊傳。亭林不以為非。而西河力詆之。孰是。

答 是在明莊烈帝已嘗詰之。謂以子程子為尊稱。何以

不稱子孔子何以不稱子孟子不始自毛氏也然毛氏所難亦未悉攷之宋人如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為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又先乎此是即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之例也更遠考之荀卿稱宋鈃為子宋子王孫駱稱范蠡為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師弟也顧氏據公羊所言特其一節耳

問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為魯境內地以居魯與許証之嘗亦魯近地也是否

答此則厚齋之誤之了然者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易以相屬若許田

亦近魯則鄭何援於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此求異於前人而失之者

問 左傳宣十一年楚封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裴駰曰左傳不言夏州所在鄭元于水經竟系宛邱則是仍在陳都非以歸楚者也其謬明矣厚齋引車允所撰桓溫集序曰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正義曰大江中洲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厚齋之證似佳

答 未可信也夏汭再見左傳即夏口也夏汭蓋以夏水得名而夏州則以夏南得名各有緣起不可牽合者一也考烈時楚已弱由江陵而東遷矣江陵已入秦夏州

猶待兵取必另是一地不可牽合者二也杜元凱官荆州其所關如必其所不可考者不可曲爲牽合三也故曰酈元自謬厚齋亦非

問 泠州鳩對大武之樂其第四終曰嬴內韋昭無注世本有饒內是舜所居一作姚墟帝王世紀作嬀墟杜岐公曰即周語之嬴內音嬀墟也是否

答 此說可疑謂饒內即姚汭可也音相近形相通也謂姚墟即嬀墟可也姚嬀本一姓也若謂姚即音嬴于古無見且嬴內即果是嬀汭據尚書或以爲二水名或以爲一水名俱未可定如何即以爲大武樂中一終之名岐公非妄言者況王厚齋又述之必別有據惜其語焉

而不詳今亦無從得博物者而正之以雍州無灑水之名也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五

三禮問目答全藻

問方侍郎望谿云古人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承者王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爲其子置師疑傅承阿輔保拂之官(拂即弼)而劉歆竄入文王世子以見其爲二帝三王之舊制胡他書更無及此者然否

答以三代之前並無四輔之官其說是也若以爲劉歆所竄入則未然蓋侍郎不讀雜書頗類程子即如史漢侍郎但愛觀其文章而於考據則弗及也四輔之名見於尚書之洛誥而益稷篇之四隣史記作四輔尚書大

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而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是言四輔之官之始也賈太傅新書引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誠立而惇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按其文稍與大傳不符而大畧則同漢書谷永公車之對曰四輔

既備成王靡有過事任業傳訓王音曰周召分陝並爲弼疑是皆本賈傳之言也孔叢子曰疑承輔弼謂之四近是豈皆劉歆之所竄與故不可以王莽所當用者而竟以之罪歆也然而秦漢以上則固無此官也若謂周召望佚常爲之則何以不見於尚書之周官草廬因不得已而爲之辭以爲三公是周制四輔是唐虞以來之制則又何以不見於二典乃援四鄰之文即指爲四輔以爲古制誰其信之又援周官師保之名合之疑承而芟去輔弼以爲周制又誰其信之故侍郎以爲絕無此官者是也特不可以爲劉歆竄入也愚嘗謂爲此說者蓋在周秦之閒文獻譌失好事者所造作故伏勝賈誼

皆記之再考甘石星經有云天極星旁三星爲三公後句四星爲四輔斯則出於伏賈之前者然則其爲七國時人之說固無疑也至於漢唐經師又原不盡同星經之說是以洛誥四輔孔安國以爲四維之輔而正義以爲周公事無不統以一人爲四輔唯安國孝經注天子爭臣七人以三公四輔當之而邢氏正義已非之然則文王世子之不足信古人已早言之特侍郎竟以他書更無及此則反失之矣

問禮記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康成曰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釋之者曰正姓如姬姜庶姓

如三桓七穆是否

答異哉康成之言也周禮秋官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康成曰同姓兄弟之國異姓婚姻甥舅之國庶姓無親而勳賢者故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又親於異姓而三揖之禮由此等焉然考左傳隱公二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滕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魯自周公以至武公皆娶於薛不可謂非婚姻甥舅之國而滕猶以庶姓目之蓋成周異姓之封如嬀如姒如子則三恪如姜則元臣皆族類之貴者薛雖太皞之裔而先代所封又加以弱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異姓因有貴姓而始有庶姓亦不僅以親疏言也若同

姓則安得有所謂庶姓甚矣康成之謬也何以解大傳蓋嘗攷之古之所謂姓氏原有別三桓七穆是氏也非姓也受氏之禮多以王父字為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氏者國僑之類是也或有及身賜氏者仲遂之類是也不必高祖始有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姓太史公承秦項喪亂之餘姓學已紊故混書曰姓某氏儒者譏之若如康成所云則氏固可以言姓太史公又何譏乎況姓一定而不易氏遞出而不窮以三桓言之仲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叔仲氏季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公鉏氏公甫氏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則仲慶父叔牙季友實三桓之

始祖也始祖爲正姓將無以三公子所受之氏爲正姓耶則正姓卽庶姓矣倘仍以姬爲姓耶則正姓并不出於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又庶姓之小支也姓固如是之不一而是耶此康成之言之必不可通者也至于大傳所云別姓竊疑非卽下文繫姓之姓姓者生也庶姓卽衆生蓋謂支屬別於上婚姻窮於下故疑若可以通嫁娶而無害至下文繫姓弗別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康成合而一之遂謂繫姓之外又別有所別之姓而所繫者出始祖所別者出高祖舛矣歸安沈編脩榮仁亦以予言爲然

問文昌第四星曰司命周禮亦有司命之祭而祭法列

之七祀然則今之祀文昌者末爲無據先生力言其謬何也

答星宿之名多出於甘石以後而緯書又從而溷之皆不足信是以康成亦自支離分別謂大宗伯之司命則文昌第四星之神也祭法司命是督察三命之小神也其神各別唯是三命之說見於孝經緯援神契因誣罔而文昌之名亦不古然且無問其是否同異要之大夫而下無祭天神者故愚不敢僭瀆也今世文昌之祭何所始蓋始於元之袁清容乃吾鄉前輩也事見袁尚寶符臺集而五百年以來遂盛行於是讕言四起謂其爲梓潼人而又有十七世輪迴之說在周爲張仲在漢爲

張良在六國爲姚萇又最後而其姓名爲張亞子又或曰即張仙也則以文昌之神督察三命之神而忽而入於仙佛之説是狂且所言也乃愚者惑於司命之目曰是乃科舉功名之所升降者爭起而禮之而其祠乃闌入於學宮然國家學校祀典終未之及也則亦可以知其爲淫祀矣故愚自少至長未嘗禮也

問 方侍郎望谿謂春秋之世罷政極多獨淫祀則罕聞而先生以爲十二諸侯之淫祀其見於內外二傳願得一一數之以正侍郎之疎

答 侍郎不長於稽古故有此言嘗攷周之衰也三禮放失故天神地示人鬼之義不明而妄惑於鬼神之説此

淫祀之所由起又其甚者干名犯分謂之逆祀其說不可以更僕罄也但鬼神之說始於墨子故漢志數墨子之宗旨凡數條而右鬼其一也左氏蓋亦惑於墨子內傳載之不一而足外傳不知果出左氏與否而鬼神之說則相爲表裏如杜伯射宣王事紀之自墨子而外傳首載之夫宣王以非罪殺杜伯固過矣然杜伯遂爲厲以射宣王則是君臣之義但在於人而不在於鬼爲此說者欲以明杜伯之枉而不知適以成其罪內傳因祖其說以晉人非罪殺趙同見殺而其祖父爲厲則皆誣謬之甚者乃或謂以戒人君之妄殺故公子彭生渾良夫等事不厭其怪則由說也以祭祀而言神降於莘號

人祭之以求土非淫祀乎內傳所紀稍簡外傳則詳述內史過之言謂昭王娶房后爽德協於丹朱而生穆王夫丹朱生於房乃以魅鬼淫其千年以後之女孫而生穆王則是穆王已非姬氏之種其誕不必深詰國之興也則以契爲元鳥所生稷爲巨人跡所生其季也則以穆王爲丹朱所生爲此言者當有天刑而謂周之內史敢以此告於嗣王以誣其先世有是理乎又謂其勸王使太宰帥貍姓之傳氏以祭之非淫祀乎外傳但知虢公之祀爲淫祀而不知內史之所陳乃淫之大者他如子產以博物稱而其勸晉人之禳黃能亦是淫祀前此子產謂晉人當修實沈臺駘之祀可也若夏郊則豈晉

侯之所得祭而怨勸祭之左氏之無識也於衛衛武子之諫祀夏相以爲杞鄫何事然則崇伯失祭其於晉人何與甯武子而非也則可不然子產之說荒矣故韋昭亦疑其非謂晉爲周祭之夫子產原謂晉實繼周信斯言也是乃淫祀之兼以逆祀者乎若臧孫祭爰居則尚屬過之小者而柳下已動色力爭使其聞丹朱崇伯之祭不知錯愕更何似也故左氏所載唯楚昭王不祭河是卓然有見者此外則甯武子之諫祭相二百四十年之中不惑於淫祀者二人而已乃有不惑於淫祀而反爲左氏所誚者則子玉也城濮之役河神以孟諸之麋索子玉之瓊弁玉纓此是妖夢謂子玉當恐懼脩身以

敬共兵事則可謂共當媚河神以徼福則不可夫子玉安得有事於河若謂師行所過原有祭其山川之禮則安得示夢以索幣故子玉之不與猶滅明之不以璧與蛟也而謂其慢神以取敗是皆淫祀之說誤之也故子產立伯有子孔之後皆以鬼神立說而亦未甚當伯有乃子良之孫其先有大功則立後固宜子孔召純門之師乃是國賊何可立後若但以取精用宏為說崔慶欒郤孫甯諸亂臣孰非取精用宏者何以不能為厲也故予嘗謂漢人讖緯巫鬼之說實皆始於春秋之世當時雖子產不免於是墨子之徒揚其波而至今莫之能正悲夫

問古傳謂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天神地示之祭。如何立尸。其說難曉。

答此是漢人傳聞之語。原未可信。但天神地示必有配。則尸即以配者之子孫爲之。外傳晉平公祭夏郊。董伯爲尸。韋昭曰。董伯蔿姒姓也。然則周公攝祭天於郊。當以后稷之後爲尸。攝祭天於明堂。當以文王之後爲尸。其謂太公爲尸者。妄也。泰山不知誰爲配。周公未嘗至魯國。固無祭泰山之事。若禽父以後祭泰山。便當以周公爲配。齊人祭泰山。便當以太公爲配。而各以其後人爲尸。推之九鎭四瀆皆然。此雖其禮不見於經。而可以義推而得之者。若漢人祭江以伍胥配。則非先王之禮。

先王之禮唯諸侯於封內山川或以始封之君配而天子祭之則必取其有功於是山川者然則三代而後求合於禮如蜀人祭江當以李冰配楚人祭漢當以孫叔敖配（孫叔敖引雲夢之藪入漢）梁人祭漳當以西門豹史起配曹濮之間祭河當以王延世王景等配此其有功者也是乃合於祭法伍胥非有功於江者也若謂其素車白馬而主潮汐遂以配江是其說荒忽難信卽果有之亦當別祭之不可卽以配江世苟有講明典禮之君子必以吾言爲然至於春官神示諸祭各有配卽各有尸不知其詳何若然大抵有功者卽爲配主其事者卽爲尸故墓祭則冢人爲尸其餘亦皆可以推而知之

問夔子不祀祝融鬻熊而楚滅之先儒謂祝鬻二祭原祇應楚國大宗行之夔不應祀也楚人特借其名以遂其并小之私其說似有據然則凡蔣邢茅遂皆不祭周公乎

答是說也愚初亦主之近而稍疑其不盡然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者同姓之諸侯也若異姓之諸侯則二王之後直用天子之禮樂以祭固得祖天子矣即三皇五帝之後特不用天子之禮樂而未嘗不祖天子蓋三皇五帝雖當代之天子必有祭而其子孫不可以恝然而已是亦情也情之所在即禮也故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者不敢列之五廟以爲太祖而別立廟以祀之太祖則

周以始封之君爲之是其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然則禮何以無徵也曰有左傳不嘗云乎任宿須句風姓也實修太皞之祀夫太皞天子也而任宿諸國以附庸之小侯各主其祀然則祝鬻二祭但謂楚當主之而夔無庸者非矣而吾於是推而通之同姓之諸侯未嘗不然夫同姓之諸侯其五廟之太祖固以始封之君而未嘗不別有天子之廟故魯有周廟祖文王鄭亦有周廟祖厲王非僭也顧亭林曰諸侯若竟不敢祖天子則始封之君將何祭天下未有無祖考之人而況於有土者也毛西河亦主此說愚謂周禮散亡此必有大宗伯之明文許令諸侯各立所出先王之廟而特不以之入五廟蓋周禮

之別廟以義考之自屬多有假如周公之會於東都則
別有祊在鄭國而況天子巡狩屬車所過身後自皆有
廟則各令同姓諸侯司之不然反不如周公矣漢人郡
國皆得立高皇廟其遺意也曰如是則不已近於禘乎
曰是又非也天子於始祖之所自出固未嘗有廟也五
年一祭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以其遠固無
廟也若諸侯之於先王則反有廟以其近也然而祭則
未嘗敢以始封之君配之是乃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
者也故毛西河謂諸侯當有出王之廟則是若因此而
謂魯可禘則又非也顧亭林亦有此說是固二千年來之疑案
而今始得和齊斟酌而定其說者曰是則然矣然先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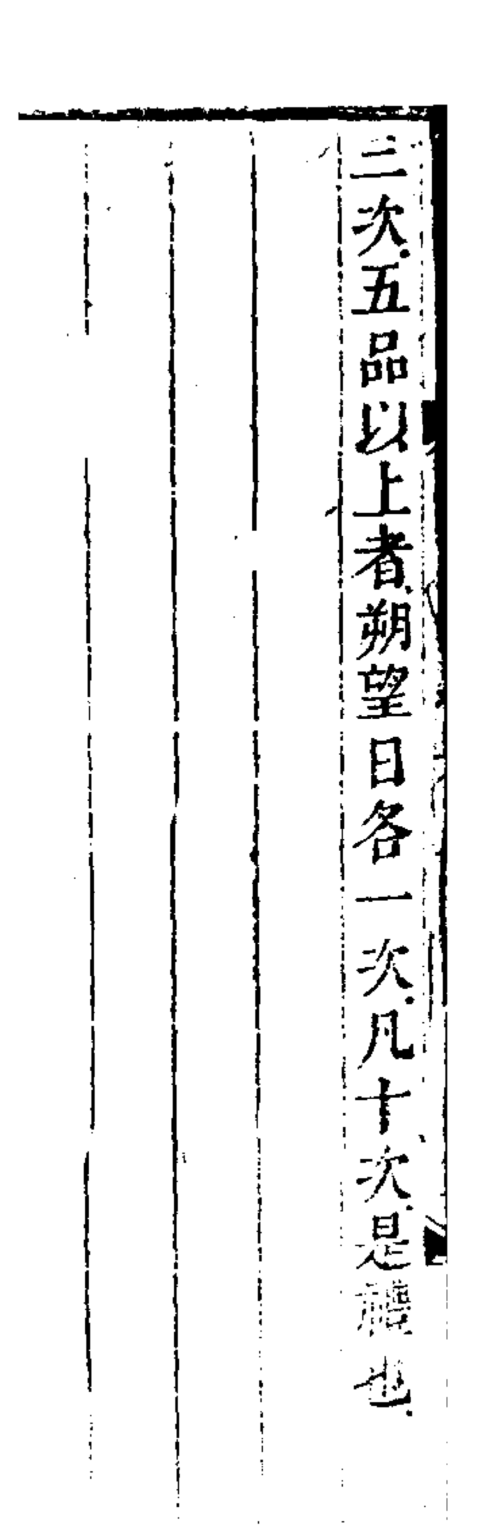
謂楚嘗祭夔不當祭未於禮宗子祭支子不祭之說也今以左傳任宿諸國均主皡祀之文考之則於禮經不合曰禮所云是為大夫言之也諸侯之與大夫地不同則禮有異夫古之大夫共仕於一國之中則宗子祭支子不祭是宗法也大夫以世而分族故桓族有季孟叔三家則季氏以嫡為大宗孟叔以庶皆合祭於季氏以季氏之祭合孟叔二氏之祖在焉故可不祭也諸侯則各居一國其勢不能相就如周公八子其為外諸侯則魯也邢也蔣也內諸侯則宰周公也凡也祭也胙也茅也如謂以大夫之禮繩之則惟魯得祭而外諸侯如邢蔣內諸侯如自宰周公而下皆不得祭周公於禮可乎

故魯國以周公爲始封之君宰周公亦以周公爲始封之君各爲太祖之廟蓋周公身爲太宰而子孫世守其采邑其有廟無疑也凡邢而下不敢以周公爲太祖入五廟而亦未嘗不別立周公之廟是以義推之而必然者也其不敢以周公入五廟者以支子也其必別立周公之廟者溯所自出也是固不可以大夫之宗法裁之也即以大夫之宗法言之試以曾子問觀之亦多有變通之禮而奈何竟以施之諸侯也然則夔子不祀亦自有罪特楚人滅之未必不借此以兼弱耳

問亭林先生謂七七之奠本於易七日來復是以喪期五五齋期七七皆易數也其說近於附會然否

答亭林儒者。非先王之法言不言。至此條則失之。然此乃其未定之說。在初刻日知錄八卷及晚年重定。則芟之矣。蓋自知其失也。七七之說。見於北史。再見於北齊書孫靈暉傳。萬季野曰。究不知始於何王之世。三見於李文公所作楊垂去佛齋說。及皇甫持正所作韓公神道碑銘。則儒者所斥之言也。亭林何所見。援皐復之禮。以爲緣起。夫皐復之禮。始死升屋而號。豈有行之四十九日之久者乎。亭林於是乎失言。

鷄浦鄭氏居喪無七七之齋。可謂知末俗之誤者矣。然其每浹旬一奠。亦非也。攷之禮。大夫則朔望二奠。若非大夫則但行朔奠一次。謂之殷奠。然則五品以下者奠



三次五品以上者朔望日各一次凡十次是禮也